

中国当代作家

中国当代作家  
系列

张辉

# 九月寓言

古 船·柏 慧·外省书/远河远山

能不忆蜀葵·丑行或浪漫

刺猬歌·蘑菇七种·海边的雪·夜思与独语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 九月寓言

中国当代作家

张辉



# 九月寓言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月寓言/张炜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中国当代作家·张炜系列)

ISBN 978-7-02-007308-5

I. 九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18480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

装帧设计:刘 静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九月寓言

张炜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56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4

200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7308-5 定价 20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# 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

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## 自序

这十卷本作品选集,主要由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组成,其中的长篇小说有七卷,占据了主要篇幅。十卷书的总字数计约三百三十万字,是我已发表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。

编选多卷本的作品集,对作者来说往往变成了一次总结和回顾,其中将会产生各种各样复杂的感触。对我来说,时下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:更早的写作练习不算,自收入小说集《他的琴》中的短篇小说《木头车》(1973—1975)算起,至今已逾三十年。人生的不同季节、文学的不同季节,一个写作者无论愿意与否,都得一步步走过来。

一位著名作家曾这样感叹写作生涯的尴尬和困难:一个作家孜孜以求,苦苦磨练和探索,直到了五六十岁这把年纪才算是懂得了一点点写作的奥秘,技术上也才趋于成熟,可是身体又不行了。

他的慨叹,我相信许多人都会赞同。可见写作是一场多么漫长和艰难的行走,又是何等的生命刻记,它需要多么坚韧的意志力和多么高超的技艺。不同的心情、境遇,倾听和诉说、追求、搏击、愤怒、欣悦,诸如此类,最后都化为了绵绵文字留在那里。一般而言,堆积文字是比较简单的事情,但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,又是最为艰辛和险峻的事情。这最后的一小部分人,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。文字之于他们,即是来自灵魂深处的苦痛哀伤,是无测命运的悲欣交集。

善良,洞察,牵挂,这对于一小部分人而言,不仅不可避免,而且注定了要终身相随。也许一个写作者的一生洇漫于文字之间,看上去会有相当斑驳杂陈的繁复颜色,但究其根本和质地,无非是

表达了他对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感情。感情远远重于学问知识,尽管它们往往是相互依存和交织的关系。

我写作数量最多的是长篇小说,其次是散文。但我最用心的,曾是短篇和诗。可是表述的欲望会随着阅历一起增长,后来我发现每次创作都处于欲罢不能的状态,我越来越需要更多的文字和更大的释放空间。然而这对于我极为追求简洁凝炼的风格是相抵触的。于是我就将长篇中的冗长视为不可忍受的部分,一再地浓缩和压紧,删削与合并,以至变为最常用的写作方式。这种工作习惯将会保持很久,直等到情感与经验重重垒叠,必得冲决某种忍耐和限制,还有禁忌——那一天的到来,将是我另一种写作生涯的开始。

由于这套选集只是三分之一的选取,所以它们有可能是我全部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创作。但由于篇幅的限制,我又不得不将其他篇目割舍。那些文字同样是倾心蓄力的一次次劳作之果,是令我感激和难忘的写作岁月,它们有着另一种色泽。

时间对于人生来说短促而神秘,这如果从一个写作者的心底去感受,当会有别样的体味。十几岁时,具体到某一篇某一部的创作激动,至今还在眼前。只是年华几成追忆,刻舟难以求剑,待时光的逝水降落干涸之后,那把沉落的宝剑也许早就埋入了泥沙之中。

编选往昔作品不仅仅是一次深情的抚摸,还伴有更多的遗憾。此刻有一个平静的声音在心底悄悄鸣响,它是一声告知:不能够终止的生活和劳动,它在继续,在更新,在开始第一天和第一页。

三十余年的写作,经历了多少寒冷和炎热交换之季。这一切都刻在生长的年轮里了。美好迷人的阅读一直是我的口粮,但我却没有把握奉献同样的粮食。耕种是必需的也是愉快的,只有它才能让人保持长久的乐趣。我相信丰饶的土地,并期待着各种各样的生长。

2009年2月14日

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夜色茫茫 .....         | ( 1 )  |
| 第二章 | 黑煎饼 .....          | ( 32 ) |
| 第三章 | 少白头 .....          | ( 83 ) |
| 第四章 | 忆苦 .....           | (127)  |
| 第五章 | 心智 .....           | (155)  |
| 第六章 | 首领之家 .....         | (195)  |
| 第七章 | 恋村 .....           | (249)  |
| 附录  | 关于《九月寓言》答记者问 ..... | (294)  |

## 第一章 夜色茫茫

谁见过这样一片荒野？疯长的茅草葛藤绞扭在灌木棵上，风一吹，落地日头一烤，像燃起腾腾地火。满泊野物吱吱叫唤，青生生的浆果气味刺鼻。兔子、草獾、刺猬、鼯鼠……刷刷奔来奔去。她站在蓬蓬乱草间，满眼暮色。一地葎草织成了网，遮去了路，草梗上全是针芒；沼泽蕨和两栖蓼把她引向水洼，酸枣棵上的倒刺紧紧抓住衣襟不放。没爹没娘的孩儿啊，我往哪里走？

他上前挽住这个白胖得像水生植物似的姑娘，她却一下甩开了他。他恳求一声：“肥……”

肥一直往前，走进了没膝深的蒿丛。他望着她的背影，两手颤抖，刚要呼喊什么，又掩住了嘴巴——天哪，这是哪里？眼前是一条荒芜的小路——十多年前工区通向小村的惟一小路！小路尽头的村庄呢？

一切都消失殆尽，只有燃烧的荒草……

他久久未能合拢嘴巴。接着他发现了草藤之间倒塌的墙壁、破碎的砖石。毫无疑问，他们真的走向了当年那个缠绵的村庄……脚下有什么在响，原来到处是长长的、深不可测的地裂，不断有小土块掉进去。他还来不及去想这是怎么回事，马上浮到脑海的是肥可能遇到的危险。他跑起来。后来他发现肥安坐在一个

废弃的碾盘上。一层冷汗从头上渗出，他双手抱住脑门蹲下了。

碾盘四周茂长出茅草，这形貌很容易使他想起秃脑的父亲——一位煤矿工程师。他常常担心那个亲爱的人遗传给他一个秃脑……时至今日，儿子也许要感激父亲：是他给予了这么好的机缘。当年的秃脑工程师因为艳事太多，带上全家逃到荒凉的小平原上来开拓新生活。于是这儿发现了一处煤田，他的儿子则发现了一个叫做“肥”的姑娘。

肥就住在离工区不远的那个小村里。当时的工区子弟寂寞无比，一天到晚往小村里跑。那里的姑娘不太多，况且正与本村小伙子热恋，所以来自工区的人在整整一年时间里无所作为。秃脑工程师空有满腹经纶，一天到晚借酒浇愁。妻子是一个四川人，娇小孱弱，随处都迁让着丈夫。她在儿子刚刚懂事时就告诉他：“你爸呀是个风流才子。”儿子多少有些恨父亲，他知道一个行为不端的人将给下一代增添无限烦恼。与父亲不同的是，他顽强而执拗，很早就懂得了钟情。那些日子里他寻找着肥，往小村里奔跑，远远看见袅袅上升的炊烟、矮小的屋顶，就清晰地看到了一辈子的希望。

父亲长了发红的胡子，还有极其古怪的脸色：总像擦了粉似的，有一层白霜。他不止一次表示了对这层白霜的厌恶，弄到后来连忍气吞声的母亲也要用巴掌揍他了。她说：“你知道个什么！你爸还就是这点儿好……”由于新煤田特殊的地质构造，煤的开采将使这一片平原蒙受巨大损失。地下响起隆隆炮声，接着矸石和煤块涌到地面上来。父亲有时也到地底下去。他觉得父亲在率先开路，频频拨动两只前爪，所经之处地面总要凹下一块。这就是平原上出现一片又一片洼地的缘故——整齐的麦畦和秀丽的瓜田沉陷下去，芦苇蒲草遍地滋蔓。

一群鼯鼠从他身旁游过。破碎的瓦片被弄得沙沙响，接着又是咔嚓一声。他疑心有什么随着一只鼯鼠掉进了地裂里。满地裂隙直通地底，连接着纵横交错的地下巷道，也连接着父亲那颗阴暗

的心。一群鼯鼠又转回来，在暗影里摸索，咬折了身旁的草秆，发出啪啪的声响。父亲的人究竟用了多长时间才掏空了一座村庄的基底呢？他宁可相信那是一个缓慢的、坚忍不拔的过程。一个老男人的耐性和勇气令人钦佩，不过他因此而仇恨这个人了。他们捣毁了一座村庄，而这座村庄是他爱的摇篮。此刻，他望着在茫茫夜色中摇动的枯草、一片断墙瓦砾，明白他心爱的肥再也找不到家了。

那个缠绵的村庄啊，如今何在？

肥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。瞧这儿一眨眼变没了一座村庄。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沉寂和悲凉。我那不为人知的故事啊，我那浸透了汗液的衬衫啊，我那个夜夜降临的梦啊，都被九月的晚风吹跑了。在这冰凉的秋夜里，万千野物一齐歌唱，连茅草也发出了和声。大碾盘在阵阵歌声中开始了悠悠转动，宛若一张黑色唱片。她是磁针，探寻着密纹间的坎坷。她听到了一部完整的乡村音乐：劳作、喘息、责骂、嬉笑和哭泣，最后是雷鸣电闪、地底的轰响、房屋倒塌、人群奔跑……所有的声息被如数拾起，再也不会遗落田野。有什么东西跑到她的脚背上，拍打她的脚趾。鼯鼠们前来探望了。她禁不住伸手去抚摸它们的脊背。一种丝绒样的润滑。它们是一座村庄的小精灵、真正的土著——大约此刻是它们推动了碾盘旋转吧？

大碾盘太沉重了，它终究留在九月的荒芜里。它是个永存的标记、长久的依恋。那时，只要吃饭就得寻它，所有的瓜干、杂粮都靠它碾碎，好做糊糊喝。全村的体面孩子都要在正午的阳光下蹲到碾盘上撒尿，让母亲看着它濡湿青石。如果是粪便，就要给碾东西的人带来麻烦。肥不止一次看到“红小兵”骂着揩净碾盘，把口袋里的地瓜干倒上去，呼呼推动碾砣。他环绕碾盘健步如飞，完全不像个老人。他这外号是村头赖牙赐予的。人们每逢看到红小兵

走上街头，就要想到赖牙，想他怎样把这么好的一个外号给了一位老人。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异议，他们说赖牙哪有这样的想像力？应归功于背后的人，即他老婆大脚肥肩——那个女人哪，哼哼，全村的人都闭嘴吧。

肥记得红小兵六十岁时，他女儿赶鸮正好十九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肥都没有遇到比赶鸮更美的姑娘。正是这个小脸微黑、浑身喷吐热力的同伴，让她在夜色里迷失。肥至今也不知当年该背弃她还是亲近她，只知她和自己往昔的故事编织在一起，手扯手把自己领进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领进了一个命里。赶鸮是怎样的一个姑娘啊，一双躁动不停的圆腿；辫子粗粗，长可及臀……那时整个村庄都为外村人瞧不起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南山或更远的地方迁来的。他们说话的声调让当地人不能容忍，再加上一些异地习俗和其他行为特征，就成了当地人永久的嘲弄对象。人们给这个小村的人取了一个共同的外号：鲃鲃<sup>①</sup>。只要“鲃鲃”走出小村，就有人用指头弹击他们的脑壳，还以掌代刀，在后脖那儿狠狠一砍。连最年老的人也得不到尊重，人家甚至嘲笑他们走路的姿势。而赶鸮的美丽超凡脱俗，当地人也不得不折服。但他们又认为任何奇迹总是一个例外，赶鸮与小村人不能同日而语。老年人见了赶鸮挎着篮子走出来，就张大缺少牙齿的嘴巴喘一口：“这个姑娘！”年轻人的眼睛只盯住她背上的辫子，很久才吐一声：“哎呀！”他们议论着，最后都问一句：“谁能得她？”由于女儿的缘故，红小兵差不多成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。他在街上快手快脚地走，很快就踏上小路走向村外。他是当时惟一个能经常走到外村的人。

肥没法忘掉赶鸮，正像没法忘掉自己是个“鲃鲃”、没法忘掉那些夜晚一样。那一夜一夜的游荡啊，究竟从哪一天开始？如果没有

---

<sup>①</sup> 一种剧毒海鱼。

有赶鸮,如果没有冬天里的一场病……那个冬天肥病得好重,母亲把屋檐下的草药取下来煎水给她喝。喝了三天没见好,只得求红小兵出村请来赤脚医生。医生手腕上戴了一块指针不动的表,一副只剩下框子的眼镜。他看了看肥,让她坐下,号号脉,说:“脱。”肥脱去了棉衣,只穿着厚棉裤子和土布小内衣。他把听诊器插到衣衫下边,按在隆起的乳房上,说:“糟。”肥的心怦怦乱跳,身子在寒气中抖个不停。医生采取了按摩的方法,到处按摩。这种按摩直进行到午夜,肥的周身火烧火燎,恨不能将年轻而老辣的医生撞死。医生指法越来越细腻,到后来又要打针。肥眼瞅着他把一根锈迹斑斑的长针套在一个擀面杖大小的玻璃管上,吓得喊叫了一声。医生正一正镜框看看她,说:“这也喊?”一边说一边将她的内裤脱下一截。肥忍受着,牙齿不停磕碰。医生手持长针,并不动作,仿佛存心冻她一会儿。他弯腰端量下针的位置,自语说:“我要把你介绍出去——找婆家。”肥一抖:“俺不去,俺妈让俺嫁当村。”医生拍了她一下:“鲢鲢!”随着那一下拍打,酒精溶液哗啦啦流下,一支长针猛地插上去。肥嘶叫了一声,不顾一切地冲出门去。针头在身上颤动,她怀着无限愤怒拔掉了它,掷到了黑夜的泥土上。

是的,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,她进入了奇妙的游荡。午夜星空明亮,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。严寒没有使她畏缩,反而令她大口地吸气。在从门口到街西碾盘那么短短一段路上,她竟觉得病全好了。万籁俱寂,清风拂面。干草叶儿在光秃秃的街面上滑动。一个大刺猬急急走来,她用脚一碰,它就球了。一切烦恼都忘记了。走到碾盘跟前,一只花猫从碾砣上弹起来。坐在上面,四周黑暗里都是活动的东西,小虫跑,小鸟扑棱,还有什么在呼呼喘气。这个活着的夜晚,只有人才是睡着的。她不害怕,在她眼里,那个医生才是最可怕的东西。妈妈一个人蜷曲在西间屋里睡着,花白的头发搭在油黑的枕头上,像扑散的杨树花儿。本来她想看看女儿怎样被年轻的医生治好,就一直伏在门框上。医生转过脸来呵斥道:

“多么分散精力!”妈妈的头像小孩子那样一缩,弓着背走开了。她还睡着,她的女儿跑到黑夜中去了。肥抿抿嘴角,唇上又涩又咸。她感到费解的是,为什么瘦弱的妈妈会生下一个胖娃娃?人家都叫她“肥”。父亲胖吗?她不记得了,只听妈妈说那是个倔强的好人,前些年饿死了,精瘦精瘦。她的胖令她百思不解。后来她想起了一句歌词:“阳光雨露,使我们茁壮成长……”阳光在白天,火辣辣的太阳啊,揭去了人们一层皮。雨露在夜间,走上黑漆漆的小路,露水就打湿了裤脚。其实一切营养都来自食物:瓜干很甜,含丰富淀粉。啊,多白的淀粉,如同我的肌肤。有什么顺着肥的脚背爬上来,肥把脚用力一甩,那东西飞到了远处。等她把脚收回来,却被什么揪住了。

肥那个夜晚被人拉下来,直拉到碾盘下面的空隙里。她没有反抗,因为她听出那人是个姑娘。——令人吃惊的是,这时候还有人出来玩。她安静下来,认出是赶鸮。她说:“真能闹!”赶鸮说:“没想到是你。你晚上也出来啊?”肥一听就明白赶鸮夜间总是出来玩。她差一点喊出声来。赶鸮让她紧紧贴到自己身上。一颗火烫的心撞击着肥,她热得不能自持。赶鸮拉着她钻出碾盘,告诉她,村里一伙年轻人差不多每夜都跑出来玩。“怎么玩呢?”“胡乱玩呗。”她说看四下张望,“不知他们这会儿躲到哪去了。走,我领你找他们去——也许他们在哪儿睡着了哩。”赶鸮拉着肥的手,走过村子南边的小沙岗子,又走进小榆树林子。最后赶鸮说:“在大草垛子里!”她估计得不错。她们扒了几下,一些麦草滑落了,露出一个黑深的洞口。两人钻进去,七拐八弯,才听到很多人在笑。赶鸮说:“多热闹,俺!”

谁知道夜幕后边藏下了这么多欢乐?一伙儿男男女女夜夜跑上街头,窜到野地里。他们打架、在土末里滚动,钻到庄稼深处唱歌,汗湿的头发贴在脑门上。这样闹到午夜,有时干脆迎着鸡鸣回家。夜晚是年轻人自己的,黑影里滋生多少趣事!如果要惩罚谁,



最严厉的莫过于拒绝他人伙——让他一个人抽泣……咚咚奔跑的脚步把滴水成冰的天气磨得滚烫，黑漆漆的夜色里掺了蜜糖。跑啊跑啊，庄稼娃儿舍得下金银财宝，舍不下这一个个长夜哩。白天来了，做起活儿满是力气；那些夜晚只知闷头酣睡的人就少不了躁得打架：人们常常看到两个男人没有多少缘由就干起来，像两头公羊，死命地撞，一会儿就流出血来。本来就破的衣服撕成了条条，露出了黑棱棱的筋肉。他们的手像钢钩一样，抓住对方的肩肉一扭，肩就破了。大家不怎么劝阻，只是蹲下来观战。老人们唾着烟杆，长叹一声：“吃下那么多地瓜，烧胃哩。”年轻人的事情早晚也瞒不过老人，他们听着深夜街巷的脚步声就议论起来，都说：“瓜干烧胃哩……”

小村人每年吃掉的瓜干如果堆起来会像一座小山。焦干的地瓜干点燃了，肯定是一座灼人的火山。这么多东西吞进肠胃，热力顺着脉管奔流，又从毛孔里涌出。有时他们还吃一些玉米什么的，化成了劲儿就到田里做活。扬起的镢头把空气击打出声音，刨到冻土上火花四溅，土中的小石子立刻劈为两半。年轻人抖掉棉衣，身上的热气透过单薄的衣衫冒出来。他们不怕寒冷，大笑大叫着干活，有时还跳起来。劳动空隙中他们就在泥土上追逐，翻斤斗，故意粗野地骂人。如果吵翻了，就扎扎实实打一架，尽情地撕扯。田野上到处是呼喊的声音，远处往往有一个更粗鲁更狂躁的嗓子。如果是秋天，青纱帐生得严密，那么总有人在另一边点上熊熊大火，把青青的玉米和豆棵投进火里。他们吃得肚子胀胀，激动拥抱，用沾满炭灰的嘴巴把对方的脸颊弄脏。秋野上升起一层蓝蓝的烟雾，这是名副其实的炊烟。收工时，大家头顶星星踏上归途，木架子牛车上堆着青绿的庄稼棵，还伏着一些年轻人。开始的时候都懒洋洋的，后来被晚风一吹，两眼又生出光来。他们一纵跳上车沿站立着，放开喉咙呼叫。小村里的狗急急应答，不一会儿，先是一些孩子、接着是一群狗跑出来迎接……



难忘的九月啊,让人流泪流汗的九月啊,我的亲如爹娘的九月啊。肥一闭眼就能嗅到秋野的气息。那些伴着瓜蔓茂长的心事,沉甸甸地盖在泥土上。秋天里谁高兴得一声连一声说起了数来宝?谁发出了一阵又一阵哀号?肥至今记得那匹小红马,记得矮壮憨人遭到不幸的那个下午……那时大家正在歇息,一匹小红马不知怎么跑到田里来——它在这个温暖的季节里又吃奶又吃豆棵,肥肥胖胖,毛色油亮。不少目光投注在它身上,看它在阳光下炫耀。它像个雄性儿郎,健壮漂亮得简直不像鲢鲢小村的产物。那会儿,憨人痴迷地望着小马,有人按按他的脑门:“你敢跟小马去摔一跤?你不敢!”有哮喘病的憨人一翻白眼,应声站起,一边甩衣服一边往前走。一个人捂着嘴嚷:“快看咪……”喊声未停,憨人已经抱住了小马的脖子。所有人都把目光移到那儿:一匹鲜红的马上缚了个黑乎乎的小伙子。小伙子死命地扭小马的脖子,努力要将它扳倒。一伙年轻人哎咳哎咳大叫,给憨人加油。只有肥咬着嘴唇,她担心憨人被红色的长腿踢中。小红马一动不动,憨人扭着,骂着:“你妈的,我要你倒咪!你妈的!”小红马看看四周,看看这个年轻人,喷了一下鼻子。它终于明白了这个有些矮小的青年要干什么,水汪汪的大眼一闪一闪。它又去看一边的几个老人,老人们只顾吸烟,鼻子里发出哼哼声。它的红鬃抖了抖,双耳一颤,用嘴巴碰了碰年轻人头顶。它闻到了一股腥臭味,那是憨人的脏发散出来的。这头发一年也没洗一次,里面有不少土末肥渣,夏天还有一个虫子死在其中。小红马不堪忍受,将头侧向一边。憨人继续踢它的后腿,一阵吭吭声,脸色发紫。他闷足了一股劲,狠命一扭,那条补丁裤子一下裂开了。有人大笑。憨人痛恨交加,泪水在眼眶中滚动。小红马再也不甘受缚,后腿炮起,长嘶一声驰向原野——就在它脱身的一刻,锋利的后蹄甲从憨人鼻孔那儿一闪,憨人的右鼻孔立刻被撕为两半。他啊啊大叫,掩面倒地,鲜血从指缝间一滴滴流出。